

千金之子

譯代亦馮 作茨達奧・C美

丁巳演說有言曰：「停戰時限雖已屆期，故



275740

又 62 点

千
金
之
子

第一幕

第一場 湯姆毛狄的寫字間。

第二場 彭納巴的家裏。當天晚上。

第三場 寫字間。二個月之後。

第四場 公園的長椅上。幾夜之後。

第五場 彭納巴的家裏。六星期後的午夜。

第二幕

第一場 健身房。六個月之後。

第二場 公園的長椅上。幾夜之後。

第三場 寫字間。第二天。



FUDAN 31200000633460 复旦图书馆

下金之子

第四場 拳園場的更衣室。六星期之後。

第三幕

第一場 寫字間。六個月之後。

第二場 更衣室。第二天晚上。

第三場 彭納巴的家裏。幾小時之後。

圖中人物

湯姆·毛狄

羅娜·蒙

佐伊·彭納巴

托其

卡伯先生

錫琪

彭納巴先生

安娜

弗蘭克·彭納巴

洛克塞·古特立

愛狄·傅斯禮

貝白·魏德

千金之子

米該

侍童

三婢

劉易士

特雷克

德列斯古爾

巴克爾

第一場

拳腳經理人湯姆毛狄在百老匯的小寫字間。

寫字間中佈置儉樸，只有寫字檯，座椅，電話和長椅。現在和毛狄在一塊的是他的女友羅娜蒙。這位小姐具有若蘭沈靜的風采，要是她有時態度強硬，並非她有意如此，卻是事實使她不得不然。她的眼睛常常有種溫柔的悲哀的風。同樣地，毛狄的燥急卻含着一種溫柔的孩子氣的性格，而且同時他具有着種弱點，而為女人們感到有誘力的。

時間是在十八個月以前。

燈光逐漸明亮時，我們正見到在他們經常所有的鬭爭中的頂點上。

毛狄
羅娜

把你的東西收拾起來滾吧！滾你的吧！——那個見鬼的阻止妳來着？
你當真嗎？

毛狄
這是妳自己提起來的。

不，我沒有提起過！

妳剛才不是說妳想離開我嗎？

沒有，我說的是——

妳說妳要去收拾東西！

我說我覺得自己像個濫貨。我不喜歡這樣。我要結婚，我要——

回家去吧。羅娜，回去吧！我沒有時間來討論這些事。讓我透口氣。我有了一個

老婆在我的頸上已經夠了。

她說什麼呢？

誰？

你的太太——你的甜蜜的見鬼的妮尼娜！

她要我五千塊錢才離婚。（羅娜笑了）我並不以為這是可笑的事情。

你瞧，湯姆，這事情對於我跟對於你是一樣的重要。要是她肯放手，我們就可以

結婚了。要不然我只是紐亞克來的一個濫貨。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羅娜，看在天老爺的面，用用妳的頭腦。要是我把妮尼娜弄掉了，我們就結

婚。現在，是不是一定要我在妳鼻子上打一下，才能使妳明白呢？

滾你的蛋！……但是晚上回來呀。（毛狄的回答是望着她，微笑了，便走到她身邊。他們接吻。）

要是我有錢，我該給妳買點東西——我不知道買什麼——一支大駝鳥毛吧。如果卡伯蘭今晚贏了，我會帶妳上公園去跳舞。他不曾勝的。

妳怎麼曉得？我都不曉得——妳怎麼曉得的？

你瘋了嗎？你想你的卡伯蘭和保鐵摩城的小黑炭可以打十場嗎？我怎麼曉得呢？

現在是二十世紀，湯姆——再沒有奇蹟了。（毛狄的臉變得惱怒了，羅娜微笑着。）你曉得我歡喜你什麼——你對於什麼事情都那麼着急。

我不着急還有誰着急呢？我已經倒霉了八年啦。這地方早先真神氣過。紐約無處不是滾滾的金錢。卡伯蘭今晚拿四百塊錢。在以前，這算得個屁。那些日子裏我有馬泰章爾其，他是頂級拳腳家——薛章白，他是被紅色的斯托茲牌汽車碾死

千金之子

的。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之間，你簡直沒法睡覺——城裏到處是引人的事情……我的母親是一九二八年死的。

我已耗好幾年不交運了。「將我帶回老浮及尼」——那便是我所想的。前途希望太少了。（突然地沮喪起來，毛狄回到他的寫字檯上。）

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爲什麼？

你想我會離開你嗎？

爲什麼不？我是一個老頭子。我可以給妳什麼呢？

給我鼻子上打一拳呀。我又能夠給你什麼呢？

給我一個真能鬪拳的小伙子。給我找一個結結實實的黒小伙子。我發財給你看。難道好小子這樣難找嗎？

我的天，妳怎麼這麼糊塗呀？妳以爲我到貴城去做什麼的？妳以爲我到芝加哥去做什麼的？我不是跑到波士頓去了一個禮拜嗎？妳以爲好小子像珍珠米那樣隨處都是嗎？只要我找得到，就是一個輕羽級也是好的。

羅 找一個有鬍子的女園學的打不行？……（預備離開）好吧，今晚再碰頭，毛狄。

毛 （沉思地）給我個結結實實的小伙子，挖我的眼睛我都願意！

羅 將你的眼睛給我用一會兒吧。（她吻着他的眼。毛狄抱着她——她避過了他的手。）那會使你心熱一會兒。告訴你真話吧，「天老地荒心隨君」。

毛 我需要妳，我需要妳，羅娜，我什麼時候都需要妳的。我要給妳一切妳所需要的。把妳的嘴送過來……（羅娜將臉送給他，他吻着她。突然地一個少年立在寫字間門口。羅娜看見他，便睜了開來。）

少年 （氣急地）毛狄先生……

毛 （轉了開來）你走進寫字間連門也不打一下嗎？

少年 有時我打門，有時我不打。

毛 有什麼話快說，說完滾你媽的蛋。

少年 我剛從健身房來……

毛 你那一個健身房？

少年 卡伯蘭在練習的健身房。他的手斷了……（毛狄費力地注意着）這是事實。

毛 （抓起電話來）托其在那裏嗎？我的拳教師？

少年 他在照料卡伯蘭。（毛狄開始撥號碼，但突然地改變了他的原意，將電話放下。）

毛 真倒霉。諸位，在下就是毛狄，請過來踢我！啊，那個卡伯蘭！那個牛皮精！

（他失措地坐在那裏）現在我馬上得打電話給洛克塞哥特立去取消這次比賽。他已經夠倒霉的了。

少年 我想沒有取消比賽的必要，湯姆。

毛 （第一次注意到這孩子）哦，你想不到？見你的鬼，你是什麼東西？你又怎麼敢

叫我湯姆？誰認識你？

少年 我會輕寫過幾封信給你。我可以勉強來應付一下。

毛 什麼勉強應付？

少年 爲什麼今晚你不能使我代一下卡伯蘭呢？

毛 （諷刺地）慢慢地再講一遍給我聽……什麼？

少年

（冷靜地）我可以代一下卡伯蘭……

毛

你意思是要和保鐵摩城的小黑炭鬪嗎？你？（少年仍保持沈默。毛狄走到桌前來，向着少年面對面地立着。突然地發現了。）你也是鬪雞眼啊。

少年

（平靜地）你可以和洛克塞古特立通融一下嗎？

毛

（突然地）我說，小子，你回家去吧，小子；不要引我發火，把卡伯蘭的罪過歸到你身上來。那樣的事情你既不歡喜，我也不歡喜，蒙小姐更不歡喜。

少年

（向着羅娜）你好，蒙小姐。（羅娜笑着這少年的平靜的自信）我需要一位好經理人，毛狄先生。大家全說——你一向是這城裏的尖兒上的人物。我想你能夠使我發展。我能夠鬪拳——你當然不曉得，可是我會鬪拳。卡伯蘭多少年前早已不行了。他也許是你的馬槽裏的好腳色，但是此起新起的小伙子們，他不過是個蹣腳的醉鬼。爲什麼你不能給我個機會呢？湯姆。

毛
少年

我不要你叫我湯姆！（他望了少年，便回到他的坐位和電話機上去。）我在等着你的回話。（毛狄的回話是他在撥電話時激怒的一眼。這少年一半近着桌子。）一個月裏有四萬三千分鐘——你連五分鐘都不能給我嗎？

毛

一分鐘之內我會將電話機打在你頭上的！你是什麼東西，他媽的，你要什麼。你在什麼地方鬧事？

少年

（帶着冷靜的堅持）我們應當合在一塊兒，湯姆。

毛

我不要你叫我湯姆。你又脆又嫩，黃毛未退，乳臭未乾，而且你還是鬍鬚眼！你簡直是對於我的身份一種侮辱！好了，滾吧！（毛狄回過去再撥電話。這少年站在那裏，腳趾磨立着，不知道應該怎樣辦。他回過來望望羅娜。她點點頭，給他一個淡淡的微笑作鼓勵。在電話上）我是湯姆毛狄……托其在嗎？……（他掛上了話筒，出神地拿着。）托其到這裏來了。

少年

小黑旋並不像你所想的那麼利害。（毛狄突然地站了起來，將電話拿到頭頂上做出一種威嚇的姿勢。這少年略為退後，繼續着講下去）我已經研究了幾個月他的方式，而且把送他老命的那一招兒練熟了。你曾經仔細地研究過嗎？（做了出來）他歡喜先引你出手——他遲疑一下——他又引你出手——他把臉一偏就打下來了。要是你能夠捉住他遲疑那一下的時間——你就準打個着（諷刺地）你怎麼應付他的左拐子呢？

毛

少年（簡單地）避過他。

毛（將軍語機放了下來）我說，你這個白癡，你聽到過非爾馬都嗎？

少年聽到過的。

毛小黑炭在十二分十秒鐘以內便叫他吃了癩。你認識小子彼得嗎？你曾經聽到過彼

狄牛東嗎？兩個回合當中小黑炭便要了他的好看。還有弗列斯哥珊察爾和米卡姆森……

少年你曾經聽到過我嗎？

毛（譏刺地）沒有，你是哪一位？我倒真想知道——你算哪一位？

少年（平靜地）我叫彭納巴。（毛狄捧腹大笑，即使同情少年的羅娜也笑了。這少年

卻繼續着）我並不以為這是件可笑的事情……

毛你這名字不使你在學校裏給人取笑嗎？彭納巴，你從實講來，是的嗎？

少年叫我佐伊好了。

毛（笑着）而且你的眼睛……他們也常開玩笑嗎？

毛我以爲你是個明白人，可是我卻想錯了。

羅毛佐

（看到少年的痛苦，向笑着的毛狄）湯姆，別笑。

（笑着）你不能怪我，彭納巴……我已經好多年沒有笑了。

我不歡喜這個樣子……我不願你這樣做。（突然佐伊拉住了毛狄的衣襟。毛狄大

吃一驚，掙扎開來。就在同時，一個矮小的沈默的人走進寫字間來。他是托其，

毛狄用的拳教師。）

我很抱歉我做了這件事，湯姆。我們應該合在一塊兒，湯姆——不該作對。

托其，是你叫這小子到這裏來的嗎？

沒有。

乘我沒有打爛他的頭之前，將他趕出去！（他狂怒地回到寫字檯去）

（望了會這少年）你曉得卡伯蘭的事嗎？

這個白癡告訴我的。什麼事都完了！我是一切都付之流水了！卡伯蘭是我們的金

飯碗。我會被謠言，恐嚇，假造證據，還有我太太的贍養費逼死，我是無路可走！

（向着佐伊）你到這寫字間來應該感到慚愧。

如果卡伯蘭的母親小時候給他喝牛奶，他不會有這樣的脆骨頭的。

托佐

毛托毛托

毛托毛托

毛 一 ？ ？ ？

托 （向毛狄）這便是打壞卡伯蘭的小子。

毛 ？ ？ ？

托 我出去買只蘋果吃，回來的時候，卡伯蘭在健身房裏找了這小子在鬪拳。一轉眼

的工夫，卡伯蘭躺在地板上，手壞了。

佐 （謙虛地）我將他肘子打壞了。

毛 ！！（終於沒有聲音了）

羅 彭納巴，你是什麼地方人？

佐 就是這兒人。

羅 你幾歲？

佐 明天便是二十一歲。

毛 （看了羅娜一眼之後）常鬪拳嗎？

佐 很多。

毛 什麼地方？

千金之子

佐 (杜撰地) 阿爾巴尼，西樂哥斯……

羅 洛克塞古特立認識你嗎？

佐 我從來沒有在他的場裏闖過幸。

毛 (相繼地) 他認識你嗎？

佐 不認識。(托其和毛狄互望着，電話鈴響了。)

毛 (聽電話) 哈囉……「你聽到的消息麼？」……那是真的，洛克塞……他的手又

壞了……就是你俱樂部裏有五十個裁判我也沒有法子……你才混蛋呢……你的錢

也不是東西。(望着彭納巴) 如果你把你的臭嘴閉一下，我可以告訴你點消息。

我現在可以給你個大便宜。我已經有了代替的人——比卡伯蘭還好……彭納巴……

彭——納——巴。(將手按住話筒，問道) 是外號嗎？

佐 不，那是我的真姓。

毛 (再向話機) 對的，就是拿破崙的姓……(打量着孩子) 一百三十……

三

毛 一百三十三磅。包你的顧客歡喜。我就帶他來……你可以信我的話——這孩子